

私人档案

根据本书改编的电视连续剧《左伟和杜叶的婚姻生活》正在拍摄中

胡学文 著
群众出版社

一对夫妻
貌合神离
大浪淘沙后
他们将如何相互面对

根据本书改编的电视连续剧《左伟和杜叶的婚姻生活》正在拍摄中



私人档案

胡学文 著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私人档案 / 胡学文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6.8
ISBN 978-7-5014-3750-4

I. 私… II. 胡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60082 号

私人档案

著 者: 胡学文
责任编辑: 张 蓉
封面设计: 张晓光
责任印制: 连 生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52173000 转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邮 编: 100078
网 址: www.qzchs.com
信 箱: qzs@qzchs.com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960 毫米 16 开本
字 数: 189 千字
印 张: 17
版 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014-3750-4 / I · 1572
印 数: 0001—6000 册
定 价: 26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

私人 档案

1

电话如空袭警报般尖利刺耳，杜叶睁开眼，一时不知身在何处。

杜叶有严重的失眠症，刚刚有了睡意。连着出了几天门，骨头都是酥的，只想痛痛快快睡一觉。左伟却不体谅她，还套问她这几天和谁在一起，仿佛她和情人约会去了。杜叶没好气，爱理不理的。左伟拥了她，说你受凉了吧，我给你焐焐。左伟语气里满是嘲弄，杜叶的动作就带出了生硬，左伟的力气也大了。杜叶很快放弃了抵抗，速战速决是她对付左伟的策略。其实离家多日，她也想尽一下妻子的义务。问题也不在于她多么疲惫，而是左伟的态度。自他的治安队长没通过，他就开始闹别扭。这么长时间了，他依然记恨她。杜叶心里也就窝了怨气。

不是她有意绊他，哪个女人会绊丈夫的前途呢？公安局局长孟凡那天特意打电话给她，



私人 档案

说想提左伟当队长，问她有什么意见。她一个副县长，既管不着孟凡，又和孟凡没交情，而且还有过间隙，孟凡根本没必要征求她的意见。她一听就知道里面有文章。到处是暗礁，大意就会翻船。杜叶拼杀多年，早学乖了，况且，她正在节骨眼儿上。左伟也不适合当一把手，他太爱冲动，做事不计后果，总给人当枪使。去年他收拾人大主任女婿就是例子。那家伙霸道惯了，没人敢动他，别人就撺掇左伟。左伟瞅个空儿，把他拎到治安队。那家伙气焰嚣张，大嚷大叫，你能把老子怎样，怎么让老子进来，还得怎么让老子出去。结果被左伟一顿恶揍。杜叶为替左伟擦屎屁股，费了多少周折？杜叶说他，他还不耐烦，大不了开除我，还能饿死人？下次照样收拾他。两人无法沟通，杜叶就尽量躲着左伟，避免正面冲突。杜叶不是不让他管，总得讲些方式方法，肚里多绕几个弯子呀！类似的事不胜枚举。左伟说杜叶自私，为了乌纱帽什么都不顾，这时候她恨不得撕碎他的脸。

可杜叶不能总躲着。像今天的事，她能躲开吗？左伟不满意，目光生铁一样。杜叶问行了吧，左伟没说话，她便揭过被子睡了。杜叶睡觉需要过程，像漫长的马拉松赛跑，而左伟倒头便有声响。杜叶心头的火气浮上来，又摠下去。电话响起，杜叶发怔间，左伟抢先接了。由于两人特殊的工作性质，半夜接电话是常事。这时候的电话没好事，没有哪个半夜三更通报喜讯。当然，不管怎么烦，电话线绝对不能拔掉，有时手机也得二十四小时开着。

杜叶听出是左伟的同学老丁，一喝酒就给左伟打电话，而且总在深夜。杜叶对左伟说过一次，左伟说老丁就那脾性。杜叶说那就少来往嘛。左伟更没好气，反问，我连交朋友的自由也没了？杜叶冷笑，这种人没一点儿水平，交了又有啥用？左伟说我没那么功

私人 档案

利，我的朋友自然不上你眼。在他眼里，她就是势利眼吧？他故意和她对着干。

左伟握着电话一顿瞎扯，别哄我，你小子搂着人呢，我还听不出来？……怎么样？当然是顺风耳了……操，我可没你小子自在，一个人靠着呢……别他妈贫了，那些鸡零狗碎都让人寒碜……当初跟你学就好了……现在？妈的，下不来了……

杜叶终于忍不住了，拧了左伟一下。

左伟扫杜叶一眼，继续说，没有，我一个人……正看电视呢……不是黄片，我从不看那玩艺儿，咱弄真的。

杜叶猛地坐起，伸手去抢话筒。

左伟躲过，大声说，我憋着尿呢，你忙吧，别误了你的好事。匆匆挂了。

左伟不满地说，你这人怎么回事？

杜叶说，让人活不了？

左伟说，这儿不是县政府。

杜叶叫，深更半夜，你不睡我还睡呢。

左伟更不服气，有电话找你？你接不接？你接的多还是我接的多？

杜叶反驳，我接电话是工作，谁像你半夜还瞎扯。左伟说得没错，杜叶的电话，尤其是半夜的电话确实很多。她是主管文教卫生的副县长，乱七八糟的事多。就在前不久，她还接过一个。五中两个学生在宿舍打架，捅死一个。这属于安全事故，必须层层汇报，学校汇报到教育局，教育局连夜向杜叶报告。杜叶就学校和教育局应做的工作对局长白儒做了指示。整整半个小时，杜叶只穿着睡衣。第二天就感冒了，打了两天针。她总不能告诉手下人，半夜不

私人 档案

能给她打电话吧？在这方面，左伟不能给她哪怕一丝一毫的理解。

左伟疲乏，好几个副县长呢，没听说谁有你忙。

杜叶忍不住带出了火，我忙关你啥事？

左伟说，怎么不关我的事？你不是已管上公检法了吗？

杜叶出口长气，尽量心平气和地说，有话好好说就不行？我还不是为你好。

左伟冷笑，我还得感谢你呀？

杜叶说，你以后总会明白。

左伟说，我命短，等不着。没看出来啊，杜县长还是个哲学家。我不懂以后！

杜叶自卫，无聊！

左伟说，我哪有杜县长水平高，见识高！

杜叶口气软了，别找碴好不好，你让我睡一会儿。

左伟抓起电话，你睡你的觉，我也工作一会儿。摁了几个键，忽然说，杜县长，你半夜接电话，也不全是工作，有时候聊得挺起劲嘛。

左伟一点，杜叶想起来了。约两个月前，罗秀给杜叶打电话。罗秀是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，每个副主任都对口一个副县长，罗秀是女性，自然就跟着杜叶。罗秀比杜叶年轻，工作之外的事也征求杜叶的意见。那次，罗秀的家庭出了事。罗秀丈夫原是商业系统的，改制后承包了百货大楼一个柜台，就是这个柜台鼓起了他的腰包，他在县城繁华地段盖了一处二层楼，二楼住人，一楼是五金商店。人人都羡慕罗秀，罗秀也总是一副幸福的样子。后来她发现丈夫有了外遇。罗秀一下子六神无主，向杜叶讨主意。杜叶自己的家庭也是一团糟，只是她掩盖着，不让任何人知道。杜叶让罗秀好好和丈

私人 档案

夫谈谈，找找问题的症结，别吵别闹，吵闹可能适得其反。夜里，罗秀哭哭啼啼打来电话，说她和丈夫吵翻了，丈夫摔门走了。罗秀担心丈夫一去不回，问杜叶该怎么办。罗秀急昏头了，半夜三更的，杜叶能怎么办？但杜叶耐心地劝她，必须慢慢来，操之过急反而坏事。杜叶怕她想不开。这虽不是工作，但也不是闲聊。杜叶没向左伟解释过。有什么可解释的？一个生活小细节而已。杜叶说，那次是罗秀，她家有事。

左伟说，老丁也有事，他让单位除名了，找我解解闷。

杜叶说，瞧瞧你的朋友吧，都是些啥人？

左伟声调陡然提高，看我不顺眼就别凑合，我交啥朋友还得县长批准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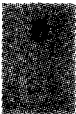
左伟摆开架式，杜叶迅速偃旗息鼓，拉被子蒙住头。每次都是杜叶先退却，左伟不顾忌，她不行。

杜叶再无睡意。

私人 档案

2

西门路到处是早餐摊，门口放几张桌子、几把椅子就是一个摊点，尽可以放开喉咙吆喝。当然吆喝的肯定是那些新开张的，老摊点勿需吆喝，顾客都是固定的，在哪儿吃惯了就喜欢上哪儿。比如左伟，他就喜欢喝老杨的杂碎汤。往那儿一坐，老杨就将一碗杂碎汤、两个烧饼端上来。老杨说今儿晚了吧，左伟说睡过头了。老杨见左伟没有说笑的意思，很识趣地走开。左伟情绪好的时候，经常和老杨开些不荤不素的玩笑。别看老杨嘻嘻哈哈，见谁都点头哈腰，街上的事清楚得很，谁和谁是亲家，谁有什么背景，哪个的钱是怎么来的，哪儿发生了案子其中有什么曲折等等，说来头头是道。左伟和他聊几句，没准就勾出一些东西。老杨也愿意和左伟近乎，有左伟镇着，没人敢来他摊上捣乱。今天，左伟一点儿兴致也没有。他和杜叶的关系越来越糟了，每次吵完



私人 档案

架，他心里都窝着一块冰，从里往外冒冷气。

左伟很少和杜叶一起吃饭，杜叶应酬多，左伟就在外面凑合。不过在家里吃还是存在一个问题，谁来做饭？

杜叶当副县长以前，多是左伟做饭。自杜叶升了副县长，左伟就不乐意了。他可以侍候老婆，但不愿意侍候副县长。一次，左伟喊杜叶吃早点，杜叶不屑地说，那种地方除了细菌就是垃圾，你也少去。左伟知道她是怕掉价，怕寒碜了副县长的身份。那个乌纱比她的命还重要。左伟看看四周，两口子一块儿吃饭的很多。什么副县长，屁！左伟狠狠咬一下，差点咬了舌头。

左伟吃得很斯文。其实左伟吃饭大多狼吞虎咽，男人嘛就该像个男人。现在他是故意拖延时间。以前，左伟到单位总是第一个。治安队没什么大任务，不外乎处理打架斗殴之类的鸟事，有时被刑警队抽去帮忙蹲坑儿什么的，但左伟乐意干。至少比当户籍警强多了。自李小眼当了队长，左伟就开始消极怠工了。左伟当副队长的时候，李小眼不过是普通警员，没想到李小眼一下就跃到自己头顶，成了他的上司。左伟平时极瞧不起李小眼，李小眼眼小，心比眼睛还小，啥事都斤斤计较，拿不起放不下的。李小眼为了树威信，先拿左伟开刀。知道左伟不服他，有机会就难左伟。左伟当然不会被难住，也就越发成他眼中刺了。一次喝醉酒，李小眼问左伟到单位那么早，是不是天天都是让杜叶赶出来的。左伟一下急眼了，揪住他领子说老子怕她不假但老子不怕你。李小眼连忙说开玩笑开玩笑。左伟知李小眼绝不是开玩笑，是想出他的丑。这么个家伙都敢嘲笑左伟，左伟能不憋气？自那以后，左伟上班就没迟没早了，倒不是怕李小眼动什么鬼心思，而是没了心劲。

左伟吃完，点支烟，缓缓将目光投向大街。老杨问左队今儿落

私人 档案

闲了，左伟说你是怕我占位置吧。老杨嘿嘿笑，左队老是拿穷人开心。左伟说你还穷啊？我又不跟你借钱。老杨说靠辛苦混口饭，不比你们。左伟说我们？扯淡吧。老杨不再扯淡，嘿嘿笑。左伟想，他还没老杨活得自在。有朝一日，他也许和老杨一样在街上摆个早点摊。可如果真有那一天，他能甘心吗？

这么想着，便看见钱丁急匆匆往这边走来。左伟想肯定是找他的。钱丁和左伟关系不错，有什么事总和左伟说。果然，钱丁看见左伟便喊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，等你开会呢。左伟说不是刚开过吗，他妈的，开会还上瘾啊。钱丁说又有任务了。左伟说不急，还没吃饭吧，喊老杨上碗杂碎汤。钱丁说吃过了，左伟说今天我请你，一小碗还加不下去？钱丁顺水推舟，一屁股坐下。左伟就是要迟到，李小眼能把他怎样。钱丁吃得很快，几乎是倒下去的。左伟突然觉得没意思，这么做不是难为钱丁吗？

左伟和钱丁赶到队里，李小眼守在门口，脸青得赛过生杏。他轻轻拂左伟一眼，劈头问钱丁，让你找人，怎么你也没影儿了？

左伟接过话，有一起打架的，我们处理了一下。左伟直视着李小眼的小眼，脸上没一点表情。

李小眼说，那也得把对讲机打开呀。

左伟说，忘了。

李小眼拉着脸子说，开会。

左伟跷着腿，做出不在意的样子，其实李小眼的话一句也没漏下。李小眼说局里来了通知，有个流窜作案的团伙接连在邻近旗县盗窃，最近很可能要到我们县，局里让治安队从现在起二十四小时巡查，尤其要注意住宿旅店的可疑人员。李小眼给每人发了一张时间安排表，左伟看他和钱丁一组，便将表揣进兜里。治安队共六个

私人 档案

人，正好每组八小时。左伟看不起李小眼，但对工作不敢怠慢，而且有了棘手的事，总是冲在前面。李小眼婆婆妈妈、拖泥带水，在这儿方面比左伟差远了。也正因为这个，李小眼没法把左伟刺出去。接着，李小眼强调了纪律，都是常挂在嘴边的一些话。最后又特别强调，如果发现小偷已经作案，对失窃人家要保密，没有局里同意，任何人不得对外讲。

众人不约而同看左伟。左伟马上觉察到了，这话明显是针对他的。左伟明白李小眼为什么如此强调，这恐怕也是上面的意思。还得从两年前说起，左伟抓住一个小偷，并连夜审讯，结果从小偷身上搜出几万现金和八十多万的存款单。这个案子弄得全县沸沸扬扬。顺藤摸瓜，牵出城建局长受贿案，又由城建局长牵出主管副县长，据说县长也有干系。城建局长判了刑，主管副县长丢了官，县长因为措施得力，没受什么影响。那个案子并不是左伟有意捅出去的，到了那一步，想捂都捂不住。可事情毕竟因左伟而起，如果左伟不抓那个小偷，也许没有后来那些人的麻烦。不知多少人恨透了左伟，包括他的上司和杜叶。杜叶说左伟整个猪脑子，啥事都掂不出轻重，为此两人吵了半个多月。

左伟觉得滑稽，被盗窃对象竟然需要保密。

李小眼问，都记住了？

众人参差不齐地说，记住了。

左伟没开口，李小眼问左伟有什么补充没有。左伟说，大家要记住三个不准，抓住小偷不准问他姓名，不准问他偷了什么东西，不准问他从谁家偷的，一律交给李队长审讯。然后问李小眼，这么做行吧？

李小眼忙说散会。

私人 档案

左伟和钱丁相跟出来，钱丁瞧周围没人，便恨恨地骂，妈的，算什么事呀。

左伟说，李小眼这只黄鼠狼，跟他干真他妈丢人。

钱丁说，别人没胆子，也只有你敢说句公道话。

左伟不屑地说，我凭啥怕他，大不了卖早点去。

钱丁说，我想这也是上面交代的，就他那脑子还想不出来。

左伟叹口气，真他妈没意思。

钱丁趁机道，你别和他斗气，不值。

左伟说，这脾气改不了啦。

钱丁说，咱是夜班，你抽空睡一觉。

左伟问，你说这小偷还有必要抓吗？

钱丁想了想说，不抓小偷，咱干什么去？



私人 档案

3

左伟和钱丁身着便衣，在大街上转悠着。步履随意，目光也松松垮垮，但眉梢眼角透着机警。那次，两人被刑警队拎去蹲坑，一夜无事。临晨，两人去吃早点。早点铺刚开门，两人坐着等。进来两个后生，其中一个三角眼拎个帆布包。三角眼问老板啥时候能好，老板答五分钟。三角眼拉起另一个后生就走。左伟突然上前竖在门口。三角眼急了，问左伟干啥？左伟亮出证件，搜查三角眼的包，包里有雷管和炸药。三角眼是盗墓贼，结果牵出一个盗墓团伙。事后，钱丁问左伟怎么看出三角眼有问题。左伟说做贼心虚，甭管多大的贼，眼里也藏着鬼。对左伟这点儿，钱丁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一辆摩托车匆匆驶过。

左伟问，你说这家伙干啥的？

钱丁想想说，值夜班的吧？

左伟说，再猜。



私人 档案

钱丁说，约会的？

左伟摇头，一听摩托声音就知道快报废了，骑这种车约会不是寒碜自个儿吗？

钱丁说，猜不出。

左伟说，这家伙肯定刚打完麻将，钱输光了。这个时候麻将不散场，赢钱别人不放他走，输了自个儿不走，现在离开，肯定光腚。

钱丁说，有道理，证据呢？

左伟说，瞎扯呗。

左伟和钱丁在一起，常做这推理游戏，一是钱丁想跟左伟学几手，二是解闷。左伟做梦都想破案。

两人转到一片住宅小区。住宅楼多是各单位职工集资盖的，好单位贴个地皮钱，差点的单位贴个配套钱。没有物业管理，什么地方坏了，单位后勤派个人。所以住楼的安全没有保障。一二楼安个铁护窗——对有经验的贼形同虚设。四五楼总觉得贼上不去，去年的一起盗窃案，让住楼的居民吃了一惊。四楼一户被盗，手机、笔记本电脑、钱，简直是掠夺性的。几座家属楼因此设了门卫，雇个老头看着，也是摆设。

左伟和钱丁经过土地局家属楼。大门锁着，小门的锁吊着。左伟故意弄出很响的声音，门卫室没动静。

钱丁说，我去叫。

左伟拦住他，没用，看门的都是局长亲戚，你就甭费唾沫了。

钱丁说，没干这行那会儿，觉得挺神气，现在才知道辛苦。

左伟说，谁让你跟上我呢，跟上李小眼，肯定舒服。

钱丁说，左哥不是骂我吗？我怎么会跟他？

左伟骂，操，好好的，提他干啥？

私人 档案

钱丁说，不说了……我倒忘了，白天经过局门口，看见李小眼了。左哥，你没事也常往局里跑跑啊。

左伟说，我脑袋缺这根弦，这辈子学不会了。

钱丁恭维，这样也好，腰杆子直。

穿过居民小区，两人到了邮电大楼。台阶上黑乎乎卧着一团。左伟问钱丁，你说那小子是不是醉了？钱丁说，这也考我？不是那个老乞丐吗？左伟笑，有长进。

清早，两人到西门路吃早点。老杨问熬夜了吧？左伟问何以见得？老杨说，往常你们没这么早，来也是一前一后，今天一块儿，肯定是夜班，小钱的脸还透着绿呢。

左伟和钱丁相视一眼，突然大笑起来。

老杨不解，怔怔地看着他俩。

钱丁说，老杨，你卖什么早点啊，干脆到治安队当个合同警吧。

老杨笑笑，我这张破嘴，也就敢跟你二位开开玩笑。说着，两碗羊杂汤已端上来。钱丁知道左伟爱吃辣的，几乎把半碟辣椒倒进左伟碗里。

吃饭中间，钱丁很随意地问，左哥，你夜里不在家，杜县长一个人敢在？

左伟怔了怔，说，她胆子比我还大。左伟想，甭说自己三两夜不回家，一年两年不进门，杜叶倒落个清净。

钱丁说，我家里的不行，耗子叫也吓个半死。

左伟听出钱丁的意思，说，你快回吧，好好睡一觉，别让弟妹担心。

钱丁问，你呢？

左伟说，我再坐会儿，我身体好。也没人替左伟担心，当然这

私人 档案

话左伟不会说出来。

钱丁临走，揣了两个麻饼。左伟望着他的背影，感慨地想，钱丁自有钱丁的幸福。有时，左伟真挺羡慕钱丁的。左伟也想揣两个麻饼，可给谁呢？就是给杜叶二百块钱，她未必吃街头的东西。杜叶身上，百分之九十是副县长角色，女人味快退没了。一个女人跳进左伟脑里。左伟忽然对老杨说，给我也包两个麻饼。老杨答应着，左伟却又迟疑了，这阵儿她怕还睡着吧。想想自己真是好笑，什么时候偷偷学起钱丁了？

一夜没合眼，左伟却没有睡意。

老杨收拾停当，坐在左伟对面，说，又琢磨大事呢？

左伟说，我想着以后也开个早点摊儿。

老杨嘿嘿笑，说笑话了。

左伟问，最近有啥新闻没？

老杨说，听说有伙流窜犯要来。

左伟哦了一声，想，消息传得可真快。

老杨说，贼的耳朵比六耳猕猴还灵，街上都知道的消息，他们会听不到？捉贼还有不空的？贼也会下套子，风声过了才来祸害。

左伟心里一动，笑笑说，哪天我拜你当师傅。

老杨慌道，我随便说说，左队长可别计较。

左伟站起身，收摊吧。

老杨的话有道理，但左伟不能跟李小眼这么说。防贼跟蹲坑一样，明知只有百分之一可能，也得用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对付。

又一个夜晚降临。左伟和钱丁转了一圈。钱丁说还早，不如先去洗个澡。左伟说，匆匆忙忙有啥意思，改天抽出空儿，我请你好好泡泡。左伟怕撞见李小眼。左伟瞧不起他，但不愿被李小眼抓住